



S H A N Q R E N

上任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评 剧

上任

王 毅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1965年·哈尔滨

剧 情 简 介

这是黑龙江省一九六四年戏曲现代戏会演的优秀剧目之一。

老贫农丁占祥，在合作化初期曾和老伴丁大姐为集体的一匹瘦马操劳，给社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。现时，由于中农饲养员不精心喂养，把集体的牲口越喂越瘦，影响了生产发展，社员们便又选老丁接任饲养员。老丁“上任”这天，丁大姐却为准备接闺女，向他借马磨水豆腐，并阻拦他去“上任”。老丁坚持制度，不但没借马使，还夜宿马棚，护理孕马。同时又通过回忆对比和阶级教育，使老伴认识了错误，当晚也留在马棚，与丁占祥一起，完成了护理青骡马产马驹的任务。

評 劇

上 任

王 殿 著

北 方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-5号)

黑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902号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，印张 $\frac{7}{16}$ ，插页 1，字数 10,000

1965年9月第1版 1965年1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21,001—80,000

书号：0190

统一书号：10·169

定价：(6)一角一分

时 間：腊月底。

地 点：黑龙江某农村。

人 物：丁占祥（简称祥）

丁大娘（简称娘）

第 一 場

[丁占祥家。

[丁大娘上，收拾泡好的黄豆。

娘：（唱）腊月里，二十三，

过罢小年过大年。

今年的收成好百事都如愿，
接闺女，迎女婿，回家团圆。

我上炕做针线，下地拿锅铲，
淘米压面喜气盈盈乐颠颠。

忙得我里里外外转成一团，
心里头热乎乎说不出的甜。

鸡鸭肥酒棒子满猪肉也管够，
想做点水豆腐吃个新鲜。

好容易豆腐坊晚上有空，

可恨的老头子还不回还。

（白）广播都来半天了，这老东西咋还不着家？

[丁占祥提马灯上。

祥：（唱）队长点头乡亲选，

我丁占祥又当上饲养员。

今晚就进馬棚院，

回家来再把老伴劝说一番。

[丁大娘等了半天，决定自己去磨豆子。

[她好不容易把两盆豆子都端起来，一失手一个盆又滑脱了。眼看要摔在地下，却被一双大手稳稳实地接住了。

丁大娘回身一看，是刚进门的丁占祥。

祥：这是干啥？

娘：干啥！再等你，黄瓜菜都凉了。

祥：（放下盆子）黄瓜菜凉点没啥，你听我给你说件热乎事。

娘：我不听，数道来数道去，还不是你那点闲事。先牵牲口给我磨豆子去！（丁占祥不理她）哎呀，闺女女婿眼瞅要
来，你——

祥：你懂啥？今儿晚上我就到馬棚院打更上任了。

娘：啊？到底还是选上你了，你就不会跟队长说说选别人？

祥：乡亲们指着名要我，我不朝前应声还往后踮？队长还让我教育你呢。说你明白人一点就透。你也争口气，咱俩一堆把馬棚院整得俐俐索索的。才刚老青骡奶楔子掉了，明天准保下驹，咱俩——

娘：啊，那青骡馬的驹子准能保住？你咋净找“包”沾！

祥：瞧，才想夸你两句，又来了。你咋不懂个好歹呀！

娘：不懂？前年闹眼睛，队里免了你的饲养员，你说这一年是短你吃的了，短你喝的了，还是累着你了？给个糖罐子不抱，为啥偏抓那点子烂甜菜？

祥：一出正月就春耕下种，这牲口要不侍弄好……

娘：非你侍弄不行？

祥：可不，老田头七整八整把个菊花青给整死了，剩下的有几匹够五成膘。

娘：屯里五六十号好劳力，就缺你这块料？

群：我喂牲口有年头了，哪头牲口性子都摸得溜熟，大伙都说我“二齿勾子挠痒痒——是把硬手”。

娘：呸！当老婆面吹牛腿，不嫌硌碜！

（唱）搬块豆饼照一照，

你算啥大人物这么打么（腰）？

有你是三八，没你二十四，

缺你这个鸡子一样做槽子糕。

癞蛤蟆打哈欠口气真不小，

舀水何用你这老破瓢？

说什么你在行，缺你办不到，

二踢脚炮仗——你啊（想）的真高。

群：嘿嘿。（在一边擦起马灯来）

娘：嘿嘿啥，你当我说话不算数？我找队长去，问问他为啥找个老头子喂牲口？

群：人活一张脸，树活一层皮。正经巴百（念北）的老贫农为这事去找队长，也不怕丢人败兴。

娘：我怕啥？脚正不怕鞋歪！我乐意去就去，不乐意去就不去。你要怕我找队长，我不去也中，可得依我一件事，等老青骡马的驹子生下来，你再上任。

群：啥？

娘：我怕那马驹子沉，砸弯了你的脊梁骨；我怕马驹子坏在你手咱包不起；我怕老田头扔下的烂摊子叫你吃不了兜着走！

群：看见河泡子深就不打鱼？

娘：好，你不听，我叫你打不成鱼！（把盆子塞过去）走！

群：听见螞蛄叫就不种黄豆了？（放下盆又去擦灯）

娘：別当你一耷拉眼皮我就得让。今天非扳扳你这蛮劲不可！
（見老头不怕，又进一步）你要怕我扳你，我就先不跟你較劲儿也行。可今儿晚上得給我牽馬磨豆子。（見老头笑而不答，又添了一句）使喚馬我給工分。

祥：天黑不出棚，給金子也不行。

娘：站着說話不腰疼！白天別人家碾米压面做大豆腐，还輪得上我做水豆腐嗎？

祥：你找队长去。

娘：你干啥的？你当的哪門子飼养員？

祥：乡亲们信得着我，我就得公事公办。

娘：你听这話不是短半拉心眼？你这叫啥秉性？家里油瓶倒了都不扶，整天东搬打西搬打，淨忙乎的啥？眼瞅过年，哪家不忙着杀猪宰鸡，碾米压面，扫墙糊棚，扎灯笼貼春联？你倒好，上回我着实忙不过来，让你糊糊棚，还没糊两张，一拍屁股走了，說是給小伙們讲什么养馬技术。要不攔后街大姨小姑子她二舅帮忙，全屯还不就得剩你这三間房沒糊上？眼下閩女女婿要来，我說你上县給挑张大胖小子年画，也叫小两口乐呵乐呵，你又多管閑事去鋤什么草，到了还是托人家小升子二姐夫他四大爷給捎来的。你說，我忙得脚打后脑勺子是不是为你們老丁家好？你、你还象你們老丁家人嗎？（抹泪）

祥：你把老天說下餡餅来也不行。

娘：走！（又把盆子塞过去。丁占祥放下盆去提馬灯，不料被丁大娘一手夺过）

祥：（急了）馬灯！老东西，你算沒治！

（唱）正理正道听不入耳，

动不动就跟你磨嘴唇儿。
大家大业看不见，
两眼只看着自家的門儿。
千言万語一时說不透，
唉！瓜子里嗑出个臭虫来——
你到底算个什么仁（人）儿？

娘：你越罵越蝎虎。咱非找队长評理不可了！

祥：有章程你找去，我等着。

娘：你当我真不敢找？（放下馬灯，走到門口又站住）你等着，你別跑！（下）

祥：（跟到門口看看，乐了）让队长好好給你上上課。我还得去我的馬棚院。头天上任，那群馬見了我这老馬倌，还不定怎么热乎呢，得帶点見面礼儿。（見两盆黄豆，想全端走，可顧不过来，只好端一盆，倒上开水加上盐，用盖子一閃，端起来）嘿，就是它吧！

[丁占祥下。片刻，丁大娘上。

娘：（唱）队长正开队委会，

这一陣沒空給我断是非，
他没空我有空我自己来断，
打好了主意把家回，
推門先叫声老头子，
比一比，試一試，咱們两个誰管誰？

（夾白）哪去了？噢，躲啦！

死老头儿，好快的腿，
一眨眼回来人影全沒。
躁一躁脚，罵声不对，
直气得火性人火上了眼睛，火烧了眉。

一走了事沒有那么美，
你躲到哈尔滨我也把你追。
今天你不給我把水豆腐做……哎哟！（一脚正踢在
黄豆盆上）
两堆黄豆少了一堆。
（夹白）噢，准是拿去給磨啦。
分明是老头子觉着后悔，
悄悄去做豆腐只当把礼赔。
一盆端着正好两盆端着太累，
留下了这一盆理上也不亏。
足見我刚才“斗争”的对，
不这么斗一回我又得倒霉。
他能喝几碗水都在我的心内，
叫他往东他不敢往西，
叫他往南他不敢往北，
这都是亲眼見不是我瞎吹。
往后治病我照着方儿配，
就这么敲一敲打一打
搯一搯来搯一搯。
端起来黄豆盆抵不住嘴，
豆腐坊找老头走上一回。（下）

第 二 場

〔緊接前場，馬棚內外。〕

〔丁占祥上。〕

祥，（唱）手提馬灯滿心高兴，
只覺两眼分外明。

鬧眼害病一年整，
一年來這條夜路不見我行。
人不行我的心可沒變冷，
眼巴巴惦記着那群牲靈。
馬燈不亮我的心里亮，
路不平難比我的心不平。
這一回遂了我的心願，
大步流星進馬棚。

[一跨進馬棚，群馬顛躍，充相嘶鳴。

(夾白)嘿，啞巴牲口還認人兒。

馬燈在馬棚當中這一挂，
馬棚登時鬧騰騰：
樂壞了白玉頂，
鬧起了火炭紅，
花栗領頭唱，
你念的什麼經？
老黃驃探頭探腦朝前拱，
楞頭青揚起脖子直撥楞。

[馬長嘶。

(白)吁！寶貝兒們，別空着肚子傻高興，咱們先上料。
這草是後晌我現鋤出來的，錯不了。對，老青驃，你快
下駒了，我帶來那點燻黃豆就全犒勞你，哈哈！

娘，(內白)氣死我了！(上)

(唱)老头子，
豆腐房里他不在，
准又是跑到馬棚去賣乖。
調虎離山騙不了我，

这一回咱俩得论个明白。

娘：（一个在馬棚外，一个在馬棚里，同时地）这点黄豆这群牲口算叫死老头糟践苦了，这笔账得好好算算！
老田头

[丁大娘举步正要往里闯。

祥：老田头！（丁大娘吓了一跳，退了回去）你把心夹在胳肢窝里，白天净算计搞小倒腾，恨不能把脑袋削个尖往钱眼里钻；下黑上地主家炕头上去捏酒盅，头盅辣乎乎的，二盅热乎乎的，三盅就晕乎乎的倒到人家炕沿上了。放着夜草不喂不说，把牲口订价儿牵给人家使唤，那些坏家伙可劲使唤可劲打，老田头你还脸朝南装没瞧见。就这一年功夫，队里牲口全叫你喂走了相。

娘：馬棚里有人，干啥呢？

祥：菊花青，那是多可心的一匹牲口！那天使唤回来，汗没落一落，气儿没喘一口，你拉过就给饮那带着冰碴的凉水，活活给剔腾死了。

娘：八成辩论老田头呢。对，辩论辩论好。别瞧我们老头子在家说话不着调，才刚这套倒说得有鼻子有眼的。这会儿我先不搅乎你，回家咱再算账。（往回走）

祥：可我那老婆子还硬不让我接饲养员，她那叫私心太重。

娘：咋的？辩论完老田头还要辩论我？

祥：咱就得干出个名堂来给她看看。这不，队长说了，叫咱琢磨几条长膘计划。

娘：贼拉冷的咋偏到馬棚开会？（凑上去偷看）

祥：别动！（丁大娘缩了回来）你们听听我琢磨的这几条中不中。就是个三不兴……

娘：这灯影闪闪忽忽的也看不真。

祥：一不兴下大鞭子狠抽；二不兴剜圆匾个儿的草胡弄牲口；三不兴下工后捎脚偷趟个人的园田地。象我那老婆子，今儿晚上硬叫我牵牲口跟她去磨豆腐，那她给多少工分咱也不干。

娘：好哇，他倒先跑到队长跟前告上我了。（又要往里闯）

祥：（对偷吃青骡马槽里料的楞头青）去去去，你又不下驹。

（对青骡马）这回专给你，吃吧！

娘：这不是吃我那黄豆呐？（又退回来）

祥：等你们吃饱喝足，养得膘满肉肥，咱给支书提个议，赶挂锄那会儿，来个大队赛马会，我也牵你们去比比膘头，呵？

娘：你们？哟，闹半天人家这是跟马说话哩！

祥：可有一样，你们干不好活啥也没有；干好了，等来年秋后送公粮的时候，我给你们插花披红挂铃铛，叫你们蹦蹦个够。宝贝儿们，跟上我老丁头就擎等好事吧！

娘：你听还越唠越近乎了，在家他多咱也没跟我这么“和风细雨”过呀！

祥：楞头青，你别撵，干好了活你就是学狗叫唤，我都爱听。干活都得学菊花青，谁也不能偷懒。今年丰收，队里又添了两挂汽包车，两台双铧犁，有你们使劲的地方。

娘：想了个美，闹砸了锅等我给你叫好吧。

祥：没个砸。是油点灯，是火烧炕！

娘：好哇，你还敢耍嘴？（又要往马棚里闯）

祥：（观察着青骡马）等等。老青骡这阵奶滴这么勤，不是要生呀？我给你抱点草。

娘：（想进去帮把手，可一赌气又站下了）自作自受，没人管你！

[丁占祥跑出来抱草，不留神絆了一跤，丁大娘本想去扶，但狠狠心还是忍住没动。

祥：（看见地下的土块）咋的，你想絆我？絆不住，还是填填沟去吧！（奔下）

娘：你们听听，他哪嚷些啥哟！

（唱）跟马说话他有多么傻，

土坷垃当成了金疙瘩。

张口闭口什么“计划”，

计划来计划去自己得个啥！

那把老骨头他都喂了马，

家里家外就我一个人抓。

喂好了马还少点笑话，

喂不好有人指着脊梁瞎巴巴。

那群破瘦马快要散了架，

累死你也难保险调理好它。

到那时鸡飞蛋打鸟飞米撒，

你那点傻功夫全算白搭。

看看人家我心里发炸，

大宝那爷俩、福顺他们家，

东头王二嘎，

隔壁李大媽，

内有装钱的柜，

外有搜钱的耙，

劲头会往正地儿使，

人家哪一个手里短了钱花。

偏偏你相中了这群快死的马，

拣个小芝麻丢了大西瓜。

(白)你这计划，我哪条也不通过。

[丁占祥抱草上。]

祥：我料定了，我这计划我那老婆子哪条也不能通过。她那眼珠子还没个芝麻粒儿大，你瞅她就知道什么东头王二嘎，西院李大媽，大宝那爷俩，福顺他们家。那是正经庄稼人嗎？就说李大媽，富裕中农的根性没改，誰不知道那是个“鸡不上场，楞往场院赶；猪不上场院，攔麻袋往那儿背”的主儿？(对馬)你們說，跟这伙人打粘儿，是不是死落后？

娘：死落后？背地白話人烂舌头根子。今天非跟你打个水落石出不解！（又要闖进去）

祥：可話又说回来了，那老东西到底还是好人，团结的“九五”里有她一个。(丁大娘的腿又收回去)等会儿准来跟我啣咯黄豆的事。你們别听她嘴厉害不饒人，心眼可实誠。

娘：(乐了)哟，这死老头子对我还怪“了解”的呢！

祥：可就是糊涂！

娘：啊！

祥：糊涂得出花花！

娘：(又气愤)……

(这时青骡馬的肚子嘩的一响)

祥：咋的？哎呀呀，誰也没料想你这陣就生，也沒个人来，我又离不开，老青骡，你可要小心！（解开繮繩）十年前，你生菊花青那陣，我老婆子还帮过你一把呐；可現如今，人家給閻女、女婿磨豆腐去了。不心疼你了。

娘：(震惊)

(唱)一句話如雷响震得我心跳，
想起来一陣陣脸上发烧。

十年前初級社办得火热，
九戶貧农志气高。
只有匹青驃馬又瘦又小，
那时候我为它日夜操劳。
青驃馬那一次头胎生养，
連三天沒見我离过馬槽。
生下来菊花青就往炕上抱，
下炕来忙把米湯熬。
渾身的劲头使不了，
可那时候我沒有一句牢騷。

祥：那时候，人穷志气高，真是铆足了劲跟毛主席奔合作化。
菊花青落了地，前腿是弯弯的，得赶紧上乡里去正骨，
去晚了，骨头一长结实，那条腿就要废啦！老青驃，你記得，我那老婆子抱来两条里外三新的棉被，把你那水淋淋的菊花青一包，連夜就走！我們老两口一脚一个雪窝子，背着菊花青一气儿走了二十里。那是个多有志气的老婆子！青驃馬呀，咱真該給她好好提几条，叫她別忘了那时节！

(唱)那时节地主在暗地里捂着嘴笑，

上中农在一旁扳着手瞧。

娘：(回憶)

(唱)那时节他們馬鞭甩得好俏，

咱賭着气要和他們擲一擲，

白天干晚上熬不怕辛劳。

祥：(唱)她那时把集体的财产爱如珍宝，

侍弄着青驃馬立下功劳。

她那时牲口有病心如刀絞，

为什么現如今菊花青累倒，
眼看着老田头胡整乱鬧，
不見她心动分毫。
难道說日子穷才把集体依靠？
难道說生活好就該左拣右挑？
难道說当年苦干为个人温飽？
难道說咱貧农走道还兴摆搖？
好馬不吃回头草，
往回看那是死路一条。
如今地主笑不出声恨的跺脚，
咱凭啥不为集体把心操？
巴搭巴搭烟袋想一想，
是誰搭了通天桥？

娘：凭什么咱能住明堂瓦舍？
凭什么咱能养猪馬羊羔？
凭什么收成年年好？
凭什么咱們說話这么打腰？
到如今是什么迷了我心窍，
为什么过馬棚不睬不瞧。

群：(看馬)呀，真快生了！老田头淨邪門歪道，不按季配种，
鬧个十冬腊月下崽，遭这个罪！哪找个帮手去？(丁大娘
把黄豆盆一撂，走下。丁占祥出門看見她的背影)那边拉
是誰？柱子，回来！青騾馬要下——这死小子比我还犟。
(往前一追，絆在黄豆盆上)咋的，还想絆我？(一看是黄
豆盆，正想追究，又想起青騾馬，連忙端着盆子跑进馬
棚)沒想到还生得滿順当。老青騾，你大喜啦！这冷天，
連条麻袋全沒准备，可咋办？(脱下自己的皮袄給馬驹包

上。)

[丁大娘抱一床被、提一壶开水走进馬棚，見老头已給小駒包好，連忙把棉被給老头披上。

祥：(先一愣，馬上又明白过来)

老青騾，你睜眼瞧瞧，三姐下凡又进馬棚啦！

娘：(不好意思)瘋个啥？这儿有开水，快把这盆豆子也給老青騾烟上吧！

祥：(故意地)这破馬……

娘：啥“破馬”，光荣馬！

祥：(欣喜)你先烟着，我找队长去。

娘：回来，等你去黄瓜菜都凉了。(往远处一指)你看！

祥：嘿，全来啦！队长，馬駒子……

娘：(搶上前去)馬駒子生下来啦！

祥：是匹……

娘：是匹儿馬！

祥：长大了还是……

娘：长大了还是菊花青！

祥：(停了停，大声地)队长，我老婆子今儿晚上要牵牲口去磨豆腐！

娘：(推了老头一把)死老头子！(二人相对而笑)

——剧 終